

抚今怀昔 •

记忆中的稻场

黄宝剑

恰逢秋收季,这几天下着连绵细雨。秋收时节盼望的是艳阳高照,天忽一放晴,人们忙着请机器,清袋子。“久保田”牌的收割机三三两两地忙于田间。

机械化式的操作,让根深蒂固的务农思想起了变化。耕牛没养了,用机械;稻草无多大利用空间,因为没牛,不用凑集牛过冬的粮食。仿佛一切变得简单,变得从容。

机器走了一圈圈,一块田不到一个小时就收工了,一袋袋黄澄澄的谷子装满后,扛上肩膀,送回家,逮着好晴天,晒上一两个日头就颗粒归仓了。

剩下边角田里的谷子,镰刀割倒后,捆起,肩挑车托,运到村边公路一侧,铺好,让来来往往的车轮碾个结实。夜里也由着它,不需照料,也不防禽畜偷嘴。第二天早上,收起,晒个日头也颗粒归仓了。

而秋收时节儿时最热闹的地方——打谷场却成了记忆。

谷黄了,湾里有经验的老农早先合计着,哪块田里做个公共稻场。选好之后的这块田里的谷穗割后的三两天早晨,吆喝着人来割谷桩,让湿地平整,然后拉来石磙,或用牛牵,或用人拉,把湿漉漉的田块碾成结实、干净、平整、光滑的稻场。四周的谷垛,或圆或方。人们对谷垛的评价成了对丰收的判断。天高云淡,圆月悬空,儿时的欢乐,大人们的欣慰都以稻场为中心而铺展开来。

二四八月乱穿衣。记忆中那时的天空比现在湛蓝;那时的明月比现在清澈。乘着月色,小伙伴们三五成群,来到稻场。在谷垛间穿梭,或捉迷藏,或打仗,玩得不亦乐乎。大人们呼唤吃晚饭的焦急声音,如同炊烟,袅袅的,在当时让我们都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懊恼。吃饭的速度也快,不多时,大家又不约而同的聚齐了。在稻场里,

看大人们收拾,没有一点睡意,等着大人挑选哪个来陪他照场。谷已收拢,堆在场中间,圆圆的,尖尖的,和着月色,金灿灿的。那是家庭一年的寄托啊!大人心里总是紧巴巴的,怕丢失,担心猪来拱食,以免糟蹋了。而玩累的我们有的在谷堆旁,有的在谷垛间,有的在稻草堆里,不知啥时酣然入睡……那时懵懂的我们还没有“天为被地当床”的豪气。

最好是午后,稻场上的稻草已被石磙碾碎,在柔和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像传说中的金条一样,光滑的,软绵绵的,白净净的,躺在上面,比被窝里感觉还要舒服。

家里要打场了。忙着把自己在田间捡拾的稻穗收拢,郑重地交到家长手里后,期许垂涎已久的零食到手。收割之前,家长曾许诺:“谁捡拾的稻穗归谁所有,打完谷后换糖吃。”换吃的是那熬糖。每到这时午后,都有卖货郎推着车子,走村串乡,拨浪鼓声夹杂着吆喝声,“熬糖!——红头绳——熬糖——”,甜味也就洋溢在空中。一块块的糖在他的锤子下敲碎,在我们的口中溶化。那粘劲,让我们的乳牙早早脱落;那甜味,让我们不思饭香……

那熬糖,是比夏季5分钱一支的冰棍来得更有意义。熬糖是我们小手的劳动成果;而冰棍,却是大人们在我们央求后的施舍。

菊黄谷香浓秋色。

可如今,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只有记忆了。

扬杈,秧马,石磙,枷担,梿械,稻草蔓子……00后孩子们只能在口口相传中听说罢了。

而记忆,一代代人的记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模糊……

人生感悟

向往美好生活

刘真

人类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从愚昧到文明,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都是向往美好生活。

1949年10月7日,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共产党员罗广斌、陈然、刘国鋐用被面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因为,他们向往美好生活。

1935年5月2日,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病,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

爱将代替了仇恨,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忧伤,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暗淡的荒地!”。因为他相信美好生活,相信中国会有美好的生活!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忍受着自然的折磨和敌人的围追堵截。那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会有美好的生活,中国人民会有美好的生活!

生活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中有风风雨雨,有阴云,有荆棘,有挫折,有坎坷。但无论处于何种艰难境地,我们都要相信生活,相信我们会拥有美好的生活。

诗品时空 •

秋日题画思乡曲

陈强

滔滔淮河水,威威九里关。
浩浩南湾湖,巍巍鸡公山。
举目片片稻,闻香块块田。
时起阴阴云,偶露淡淡天。
潺潺石溪过,点点白鹭翻。
高高茶园陡,长长山道缠。
林间滴滴露,冲里袅袅烟。
农事环环扣,劳作紧紧连。
急急秋分后,碌碌霜降前。
迢迢乡关路,茫茫近与远?

故乡的秋天

余彤彤

山峰削陡着金风
走进这座小城
观光,游景,惊奇
花坛里山花和小草
有了家的安逸和沉稳
里罗城那片乌柏林
站立成一片熟悉的土地
枝叶涨红着脸唱出山谣
菊黄的喜悦染出岩的温情

匆忙的人,此刻
都张开双臂,
以沉甸甸的爱
融入这座红色的小城

心事吹皱一条河
带给人山谷的空辽
一种收获和富足
让思绪更自由自在
让豪情把家园
围个水泄不通
在这可预期的生活中
小城还有多少缠绵的情话
揉进又一个稻花香里
那个故事,不经意间溢出
流成一涧秋语

秋分感怀

江声中

雁阵南翔玉露稠,故园稻谷溢田畴。
山衔枫叶千林秀,池畔芦花一脉流。
金桂含情香暗送,寒蝉无语泣音休。
儿时月下摸秋乐,今岁归根染白头。

浮 生岁月

一株乌桕树

赵思芳

你有没有爱过一棵树?
我有过,那是一株乌桕树。

正是秋浓,天蓝得不像真的。公路边连成片的田地里,庄稼早已收割。在一片枯黄的草野中,兀自挺立着一株乌桕,枝叶长得肆意张扬,远看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那种红是旧时山水画系中的胭脂色,但略偏曙红,张扬而内敛,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却让我意外地生出一种奇异的美感。

我第一次发现“风华绝代”可以用来形容树。那团上面的暗红、下面的火红的乌桕叶,摇曳于风中,晃得人眼中全是深深浅浅、浓浓淡淡的胭脂色。铺天盖地,从叶尖开始,就像拿毛笔在宣纸上滴了一滴胭脂,一路晕染到心底。然后就仿佛听见,血色的叶在纸上舒展的声音。一瞬间,只觉得,风起了,落叶纷飞间,一地赤色。原来也当得起“残红”二字。

我不曾想过有如此张扬如此鲜明的树,正如我不曾遇见如此肆意如此鲜活的生命。在这片寂静而空阔的田野中,怪异突兀,却有着夺人魂魄的美。如同生就特立独行,静立于世,独

有一份不羁。原来生命本该如此,无拘无束,敢爱敢恨。

这么想,一棵树仿佛很荒谬,我却觉得合适。驱车前行,那抹红孤立于天地间,燃尽了整个秋天的激情。生命当如此,我如是想。

在俗世的连轴转的快节奏生活中,我常常将自己包裹起来。渐渐地,我的脸上少了如花的笑靥。我常在不经意间想到了那抹胭脂色。深夜结束一天的忙碌,面对窗外闪烁的霓虹,我只想着心底晕开的红,决绝而纯粹,那才是生命应有的姿态。我并不觉得这个灯火通明的都市比田野间孤立的乌桕更有生气。相反,若树有魂,那定是敢爱敢恨、执着热情的精灵。我隐隐明白,我爱这棵树不过是爱自己骨子里的决绝与热情,到底是树生得好。

后来,大约是很久以后了,听说那里成了商业区。我不知道乌桕树生长的地方是否逃过一劫,却也从未再敢去求证过。

我只是默默地牵挂着我爱的胭脂色乌桕,确切地说我在牵挂着那种生命应有的姿态,不敢忘怀!